

# 從典藏看國立臺灣文學館

鄭蓮音<sup>1</sup>

## 摘要

2003年10月17日開館營運至今的國立臺灣文學館，係以臺灣文學史發展脈絡為基礎，進行文學文物之蒐藏。其藏品主要含括日治時期及戰後之臺灣文學創作，包含了作家以及文學社團活動相關聯之作品、檔案與物件等。

國立臺灣文學館除了努力填補蒐集日治時期作家及文學社團的文本資料，讓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前輩的作品不因語言的隔閡及政治因素的遮蔽，得以受到公正的審視，同時也努力於蒐集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各種文學印記，呈現臺灣文學的多重樣貌。國立臺灣文學館的文學典藏，提供了民眾實體物證，經由臺灣文學史的發展來回溯並形塑共有的臺灣集體記憶。

關鍵詞：文學博物館、典藏

## 前言

身為國內唯一國家級的臺灣文學館，究竟應擔負起什麼樣的典藏責任？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作家乃至於從政者，都有其心目中的答案，甚至於一般的民眾可能也會有一些想法與期待，答案也許是文學史料資料館、也許是文學研究中心、也許是博物館、也許是作家與作品的窩，或是體現國家認同的機構。

我們從現今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為臺文館）早期的歷史發展來看，行政院於1992年同意文化建設委員會於「六年國家建設計畫」中，提出籌建「現代文

學資料館」的計畫，1994年行政院變更原核定籌建「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併為「籌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亦即於「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文資中心）設置文學史料組，經文學界及學界等表達反對意見後，1998年行政院終於同意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內部單位「文學史料組」提昇為「國家文學館」，並於2003年10月17日正式開館營運。從「現代文學資料館」的思維過渡到「國家文學館」的博物館設置目標，所預期蒐藏的內容也隨之調整，我們在現今臺文館的蒐藏內容中，都還可以看到所留下來的階段痕跡。

<sup>1</sup> E-mail: lienying@nmtl.gov.tw

自 2003 年 10 月 17 日臺文館正式開館營運到 2014 年底，徵集入館文物已逾 15 萬件，這樣的蒐藏量應足以提供審視回顧，究竟 10 年來蒐藏了些什麼？而所典藏內容又將臺文館形塑出什麼樣的面貌？臺文館 10 週年館慶專刊《觀瀾溯源：館務十年》（林瑞明等，2014: 59-78）對於館藏雖略有所提，但關於典藏內容實著墨不多。雖然臺文館陸續出版了《文無盡藏》（林佩蓉等，2010）、《美不勝收》（林佩蓉等，2011）、《神與物遊》（周定邦等，2012）3 本典藏精選集，選錄了三百件典藏加以介紹，但就如此規模的典藏量，實可以再進一步詳細討論，此為本文之用意。

## 典藏歷史的回顧

臺文館從開始討論籌設屬性階段，到後來設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下的文學史料組，乃至於最後以國立臺灣文學館定案<sup>2</sup>，從來都是設定要積極進行蒐集文學相關資料，以作為其成為一個常設機關的基礎，只是到底要蒐藏些什麼內容，從想像階段的討論到實際付諸行動的蒐集，經過經驗的累積，蒐藏方向與範疇逐漸明朗化，而呈現了今日的樣貌。

### 一、蒐藏想像階段

當 1992 年提出籌設「現代文學資料館」的階段時，《文訊》就陸續分別於 1992 年的 83 期製作專題「現代文學資料館紙上公聽會」，1997 年的 144 期專題討論「期待『現代文學資料館』」，彙整了不同的意見與期望，讓關心這個議題的文學研究專家學者、作家等，提出了其心目中的理想答案。總和來看，他們都不約而同地

強調其應為廣泛蒐集的文學史料資料館，對於文學資料館應有的蒐藏內容，其中幾個人亦表述了個人的建議與觀點（表 1）。

就表 1 所列各學者專家所期許文學資料館應有的蒐藏內容來看，真是可謂洋洋大觀，其範疇從作家個人、文學社團活動，以至於文學研究等各面向的檔案資料，包含了各種紙本資料（例如圖書、期刊、報紙、手稿、日誌、信札等）以及影音資料（例如作家照片、作家或文學會議的錄音帶和錄影帶等），這樣的期待內涵，反映出對於文學資料館的典藏期許之深，除了蒐集並建置已有的各種形式的文字資料，還期許能夠進一步去做相關文學資料的彙編，以及建置作家的影像紀錄。若要全然依照著去進行蒐集，其實是具有相當的難度，因此龔鵬程（1997: 32）認為文學館的資料蒐集，相較於已有的國家圖書館的漢學資料中心、各大學的現代文學教研室、各地的作家紀念館，對於才要開始進行蒐集的文學館而言，實在是難望其項背，所以「某些人期望這座文學館『首先必須是一座現代文學圖書館，任何文學書籍在這裡都能找到』，乃是不切實際的。文學館所收集的資料，應有其特色與重點，且足以與上述各資料中心、圖書館、紀念館相區隔。」

這個蒐藏的想像階段裡，蒐藏範圍的建議是集中在現代文學的範疇裡，也因為其前提是現代文學資料館的籌劃，所以提出的建議也多朝向資料中心的籌設為目標，是一個比較像是個圖書資料館的模式。

### 二、執行蒐藏階段

（一）1997-2003 年：文資中心籌備處文學史料組時期

經由文學資料館的討論期許階段之

<sup>2</sup> 2003 年開館營運時，原命名為「國家臺灣文學館」，預定為法人化機關，後於 2008 年確定成為文化建設委員會四級附屬機關，並改名為「國立臺灣文學館」。

表 1. 學者作家心目中文學資料館的蒐集範圍

建議者	建議蒐集內容
秦賢次 (1992: 16)	徵集蒐藏的資料，則以中外作家的作品、生平、評論、書信、日記、手稿、照片、錄影為主，旁及文學雜誌、報紙副刊，以及與文學、文學活動、文學社團流派、作家動態等有關的各種報導、論著、參考書、工具書等等。
張默 (1992: 17)	首先應蒐藏臺灣自五四迄今七十多年來所有作家的文學創作（包括詩、散文、小說、戲劇、理論）個人單行本、全集或選集；其次應搜集各種文學期刊、詩刊、報紙副刊、專刊、文學社團活動資料、各類文學獎之紀實等等；其三建立完整的作家個人檔案，諸如手稿、書簡、生活照片、生平年表、錄音錄影朗誦等原始資料；其四，臺灣現代文學對海內外（特別是大陸）的影響研究，資料書籍之蒐集與整理……。
張錦郎 (1992: 19)	以資料蒐集的範圍來說，除了文學理論著作、會議論文集、研究報告、學位論文、作家作品、文學雜誌、報紙副刊、文學工具書、作家手稿、作家照片、作家日記、作家和文學雜誌主編的口述歷史、作家書信、作家或文學會議的錄音帶和錄影帶、作家文物資料外，要特別重視蒐集文學檔案資料。如各種文學獎的檔案、文藝團體和文藝基金會的檔案、文學會議的檔案、展覽活動的檔案等。
楊文雄 (1992: 21)	號稱文學資料館，作品資料的蒐藏當為首要，作家的資料鉅細靡遺也要建檔；舉凡生活照、工作照、談話錄音，甚至訪問錄影紀錄片、撰、譯、主編的出版物以及作家生平傳略、回憶錄、手稿、自我評介文字、作品評論等等，依資料的多寡設珍藏專櫃或專室展示。
隱地 (1992: 24)	如果真的要成立現代文學資料館，除了文學書籍、作家寫作年表的蒐集，書目的整理，數字統計、圖表繪製和書評彙編等等工作之外，另有一項也極重要的工作：為文學家拍照。

後，文資中心籌備處於西元 1997 年 8 月正式成立，林金梅主任在談及所屬的文學史料組業務時，表明關於空白許久的臺灣文學史料方面，「將以『搶救』的心態，儘可能留下臺灣文學發展歷程上的蛛絲馬跡。」（于國華，1997: 28）事實上，文資中心籌備處也的確為日後成立的臺文館搶救了許多臺灣文學史料，總數達七萬餘件。

這個階段，因感受到許多年長的作家正逐漸凋零中，尤其是走過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此時若不趕快趁其還在世或甫離世未久，蒐集其相關文學資料，恐怕日後將會散佚無處可尋，所以這個時期是積極拜訪作家文人及其後代，尋求並鼓勵其捐贈意願，廣收而多不篩選，往往視捐贈者的意願而收，可能是整個書櫃或是全書房內的所有資料。其中也有作家家屬特別珍惜重視其先人所有相關物品，視之為作家

整體相關資料而全數捐贈，像朱西甯家屬的捐贈中就包含了朱西甯從年輕到老年人生各階段具有意義的衣物共 36 件<sup>3</sup>，從入伍生時期的汗衫、軍服、日常家居服裝、劉慕沙（朱西甯妻）的克難婚紗、軍中好友籌款為其購置的新婚喜被等等。

這個階段已設定臺灣文學為其蒐藏對象，除了積極搶救蒐集外，並未明確定義臺灣文學的範疇，對於蒐藏後的管理登錄也未建立體制。蒐藏內容包含：

1. 成長或生活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文人與作家作品資料及藏書：龍瑛宗、周金波、黃得時、許成章、吳新榮、陳火泉、許丙丁、巫永福、林亨泰、林宗源、林曙光、洪棄生、張深切、莊柏林、郭水潭、陳千武、賴惠川、鍾肇政、詹作舟、楊遠、陳守愚等。
2. 1949 年左右來臺的外省籍作家<sup>4</sup> 作品

<sup>3</sup> 可依據臺文館文庫系統查詢細目，網址為：<http://xdcn.nmtl.gov.tw:8080/NmtlFront/welcome.htm>。

<sup>4</sup> 這些外省籍作家中，有些人士來臺前已是作家，有些是來臺後才成為作家，但其青少年的養成階段都是在中國度過的。

資料及藏書：楊濤、張默、尹雪曼、馬森、辛鬱、三毛、墨人、朱西甯、胡秀、蕭白、李牧、柏楊、孫如陵、姜穆、張蕪茵、王藍、司馬中原、余光中、李冰、周夢蝶、周嘯虹、岳宗、林海音、何凡、段彩華、徐蕙藍、郭良蕙、梅遜、寧可、蕭颯（蕭超群）、羅盤、張秀亞、王家誠、黃文範等。

3. 出版機構所藏作品資料：大海洋詩雜誌、文學臺灣雜誌社、九歌出版社等。
4. 胡萬川先生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錄音帶。
5. 臺灣白話字文學資料。
6. 委託拍攝的作家身影系列照片。

## (二) 2004 年～迄今：臺文館時期

2003 年 10 月 17 日臺文館正式開館，依博物館的架構與功能營運，分設研究組、展示教育組與典藏組<sup>5</sup> 3 個業務單位，並且明確界定蒐藏範圍。第一任館長林瑞明(2003: 31) 在開館之初，對於臺文館的博物館功能及臺灣文學的蒐藏範圍便主張：

經慎重評估考量文學館籌設情形，專家學者建議、文學界期許，功能定位、未來發展等面向，擬以臺灣文學史發展為經，作家創作與文學社團活動為緯，蒐藏範圍溯自原住民文化傳說、荷西殖民文獻紀錄、明鄭以還的傳統文學創作、日本殖民統治以後的新文學，及民間文學之採集等相關文學、文物、史料，並將其功能由「文學圖書館」擴大為「文學博物館」，使其定位更明確，研究、典藏範圍更清楚。……有了臺灣文學館，從此可以將臺灣神話傳說與文學作品，不論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皆納為館藏，

而臺灣文學的內在意涵得以更具多元性且亦加豐富與精采。

臺文館正式營運後，開始有專人負責典藏業務，文資中心籌備處亦於 2005 年將先前所蒐集的文學文物移轉給臺文館。臺文館典藏人員除了開始建置典藏體制，制定蒐藏管理政策及相關作業要點<sup>6</sup>，並承接先前的一百餘批次共七萬餘件捐贈品，逐一與捐贈者辦理捐贈合約書。後續據以進行編目作業、典藏應用及管理等相關作業。

如同上述文資中心籌備處文學史料組階段的蒐藏是廣收而多不篩選，因此在 2005 年開始辦理回溯捐贈合約書的簽訂時，文學相關的研究人員必須再行評估篩選已捐贈多年的文學文物，篩去部分屬性或內容並不相關於臺灣文學者，其中圖書期刊類以時間較為久遠、版本珍貴、數量稀少的歸為典藏，晚近的文學出版品則可移置館內文學圖書室供眾參閱，至於其他類型者則必須另外處理。以其為始於 1997 年的陸續捐贈，捐贈者多不預期還會收回捐贈的物件，因此入藏後的處理就必須很小心謹慎。為了兼顧自己館藏範圍的目標以及捐贈者的感情，除了極少數可能轉贈其他機構，也試著徵求捐贈者同意予以歸還，或是移置為館內業務使用。

臺文館時期的蒐藏，除了延續前一階段的蒐集，還將典藏視野擴大至不同母語創作的作品，關注及於不同族群的聲音。其蒐藏內容包含：

1. 成長或生活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文人與作家作品資料及藏書：王昶雄、劉青雲、許成章、葉石濤、鍾肇政、王炳

<sup>5</sup> 後於 2008 年經確認為文化建設委員會附屬四級機構，業務單位編制改為研究典藏組、展示教育組與公共服務組。

<sup>6</sup> 相關典藏管理制度可參考臺文館官網：[http://www.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6&Itemid=61](http://www.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6&Itemid=61)。

南、杜潘芳格、劉吶鷗、吳瀛濤、錦連、葉笛、黃梧桐、楊雲萍、林亨泰、蔡德本、陳千武、楊熾昌、郭水潭、王開運、洪棄生、李魁賢、張文環、鍾理和、詹作舟、劉捷、張添增、葉步月、劉吶鷗、吳新榮、王育德、許成章、吳守禮、周金波、魏清德、黃得時、楊遠、張水波、蔡德音、周定山、蔡啟東、洪鐵濤、莊遂性等。

2. 1949 年左右來臺的外省籍作家作品資料及藏書：馬森、王家誠、羅門、蓉子、姜貴、邵儻、鄧文來、陳其茂 & 丁貞婉、一信、張漱菡、劉枋、趙雲、蕭白、朱介凡、張秀亞、艾雯、趙淑敏、趙淑俠、林良、潘人木、周夢蝶、胡品清、張放、朱學恕、岳宗、段彩華、黃文範、姚一葦、張默、郭嗣汾、舒暢、張騰蛟、琦君、華嚴、李曼瑰、尹雪曼、童真、楊光中等。
3. 出版機構所藏作品資料：九歌出版社、文學臺灣基金會、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等。
4. 胡萬川先生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錄音帶。
5. 王信所拍攝的作家及藝術家身影照片。
6. 1960 年代以後崛起的作家作品資料及藏書：姚嘉文、李雙澤、詹澈、林柏燕、林鍾隆、黃玉燕、吳潛誠、李政乃、林武憲、黃武忠、舞鶴、岩上、邱各容、莫渝、趙天儀、鹿耳門漁夫、李潼、洪醒夫、施叔青、林瑞明、劉俠、向明、張忠進、林煥彰、葉維廉、向陽、丘榮襄、馬以工、李秀、邱妙津、心岱、林文義、叢甦、陳克環、桑品載、亮軒、藍明（何藝文）、陳義芝、吳晟等。
7. 臺語研究資料：吳守禮等。
8. 臺語文學作品：陳明仁、陳雷、胡民祥、林央敏、李勤岸等。
9. 客語文學作品：邱一帆、黃恒秋、江秀鳳、利玉芳、曾貴海、葉日松、范文芳、陳寧貴、張芳慈、劉慧真、杜潘芳

格等。

10. 原住民文學作品：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乜寇·索克魯曼、霍斯陸曼·伐伐、陸森寶、娃利斯·羅干等。

依上述典藏歷史的回顧，可以看到臺文館的蒐藏從蒐藏想像階段到實際進行蒐藏，從文學資料館的構想落實成為文學博物館的營運，而其蒐藏也從文資中心籌備處文學史料組時期的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蒐集，到臺文館時期更兼顧了不同語言族群的創作，而作家身影的資料累積亦未曾間斷過。

## 博物館裡的臺灣文學典藏

自從 1997 年由龍瑛宗先生所捐贈的第一批入館文物，持續到 2014 年底，共累計捐贈達五百餘批次 15 萬件之多。從早期「現代文學資料館」的籌設思維過渡到「國家文學館」的博物館為設置目標，10 年來持續累積對 15 萬件的捐贈進行篩選適合典藏者，確實是一件浩繁的工程。隨著開館營運後，蒐藏作業人員的增加及作業流程的明確化，除了訂定蒐藏範圍、制定入藏評估手冊，並且由徵集及典藏人員於入藏作業中反覆討論，再綜合蒐藏審議會中委員的審議意見，釐清適合入藏者，除了作家的創作成品外，作家的養成書籍、作家當時代文人普遍閱覽修學之書籍、作家簽名或註記、作家交遊、期刊創刊號、作家當時代文化活動、作家創作參考資料等，也都列為可蒐藏之對象。相較於 1997 年開始的蒐藏，2003 年開館營運後的蒐藏方向與徵集準則的確明確許多，雖然在篩選過程中，關於入藏內容與對象評估的取舍等，確實是產生一些灰色地帶，必須留待日後才能再行審視檢核（鄭蓮音，2009）。

五百多批次的捐贈中，有些捐贈者是分批捐贈，甚至是跨越文資中心籌備處

文學史料組時期到臺文館時期，像是黃得時、陳千武、張默、蕭白等，而典藏數量每批不一，從個位數到數千件皆有之，其中捐贈近千件或千件以上者計有：

1. 龍瑛宗：含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中日文書刊、創作手稿等。
2. 黃得時：含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中日文書刊、創作手稿、照片、信札、剪報等。
3. 巫永福：含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中日文書刊、創作手稿、剪報等。
4. 許丙丁：含個人所閱讀的大量中日文書刊等。
5. 朱西甯：含創作手稿、文友及中國親友信函、個人代表性衣物、追思會相關照片及文稿、個人軍旅生涯相關衣物及證件資料、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書刊等。
6. 朱學恕所創的《大海洋詩雜誌》：含多位作家的投稿作品等。
7. 詹作舟：含創作手稿、個人所閱讀的古典詩詞本等。
8. 馬森：含創作手稿、文友信函、個人所蒐集的戲劇資料等。
9. 杜潘芳格：含日記、創作手稿、所參與文學社團所發行的書刊等。
10. 林海音：含個人象偶蒐藏、自製旗袍、文友及家人活動照片、文友信函、出版圖書等。
11. 陳千武：含創作手稿、文友信函、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中日文書刊等。
12. 張默：含創作手稿、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書刊等。
13. 胡萬川：民間文學採錄錄音帶等。
14. 吳守禮：含所編撰《國臺對照活用辭典》校對稿及相關作業資料、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中日文書刊等。
15. 姚一葦：含創作手稿、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中外文書刊、剪報、個人

所蒐集的戲劇資料等。

16. 李潼：含創作手稿、文友及親友信函、剪報，個人創作之圖書等。
17. 琦君：含創作手稿、文友及親友信函與照片、個人所閱讀及發表創作的書刊等。
18. 王昶雄：含創作手稿、個人所編輯成冊的圖書等。
19. 姜貴：含創作手稿、作品剪報及其所蒐集剪報資料等。
20. 許成章：含所編寫《臺灣漢語辭典》的音義卡及許多相關的手稿撰寫與剪報，文友學者之間往返的書信、個人所閱讀書刊等。

據上述大宗捐贈文學文物來看，包含了成長或生活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文人與作家、1949 年左右來臺的外省籍作家，以及 1960 年代以後崛起的作家，內容以圖書、期刊、手稿、信札、剪報居多。有些作家的捐贈雖不及千件，但其重要性也不容小覷，像是楊逵的手稿，即是一例。再看所捐贈的內容及材質屬性，實在是非常多樣性，可以區分為十大類，而每一類型的內容亦加以定義列舉（表 2）。

根據不同類型，入藏篩選的標準會有所不同，文物典藏系統填入的資料與欄位亦稍有不同，其儲放位置也會有所區分。因此，典藏後端資料的建置與管理，必須長期積累、細心爬梳，才能將典藏資訊逐一連結，以提供入藏後的相關應用，從館員（鄭蓮音，2011）典藏日誌的描述，即可略見一二。

從臺文館已建置的典藏資料<sup>7</sup>中，可以檢索到多項在臺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指標意義的文學文物，包含了從日治時期、國民政府來臺之後到 1980 年代臺語文學的興起，從這些文物中可以閱讀到不同階段的文學活動與文學思潮。例如：

<sup>7</sup> 臺文館文典系統，網址為：<http://xcm.nmtl.gov.tw:8080/NmtlFront/welcome.htm>。

表 2. 臺文館典藏文學文物分類準則

文物類型	內 容
手稿類	作家之完整文稿、筆記、鈔本、殘稿、謄稿、日記等。
信札類	作家所撰寫或收到之明信片、信函、傳真、卡片（含機關給個人的制式卡片）、便箋、紙條、電報、郵簡、電子郵件紙本等。
攝影類	作家或文學活動相關之各種不同材質及規格的正片、負片、相片等。
圖書類	作家本人著作或與作家寫作、文學養成有關、絕版、孤本之出版圖書（含完整本、影印本、散頁）；會議論文集；自製圖書（從不同書籍或期刊拆頁編輯、裝訂成冊之圖書）、編輯圖書（含樣書、藍本等）。
期刊類	具刊名，以卷期、總號或年月日等序號作為標識系統，集合多人作品，採取固定的編排方式，連續且預計無限期發行之出版品，包含雜誌、學術刊物、政府公報、企業內刊等（含完整本、摺頁、散頁、局部影本及抽印本等形式）。
報紙類	每日、每週等具週期性報紙。包括整版或整份報紙、非整版報紙、剪報（含影本，或未能辨識報紙名稱者）、電子報輸出等。
多媒體類	作家或文學活動相關之錄音帶、錄影帶、光碟片、唱片等。
書畫類	作家相關之書法、水彩、水墨、油畫、版畫、粉彩畫、膠彩畫、壓克力彩畫、素描、平面設計圖、複合媒材畫作等。
器物類	作家寫作、文學活動或作家專業有關之器物，如文房四寶、衣物、生活用品、雕塑像、家具、獎盃牌等。
其他類	凡不屬於上述 9 類之作家或文學活動相關之文物，包括檔案（函、令、通知、××書等）、文件（聘書、證件、文憑、戶籍謄本、薪資袋、成績單、考卷、存證信函、照片影本等）、剪貼冊（圖書、期刊、報紙等平面剪貼）、會議手冊、其他無法明確歸屬於圖書或期刊類的拆頁、散頁（含影本）、圖書期刊之校對稿、其他平面印刷物件（摺頁、活動文宣／手冊、議程表、族譜、訃聞、演講稿、會議資料、圖像資料、著作目錄等）、空信封等。

一、1895 乙未年臺灣割讓給日本，文人洪棄生藉著詩文表達知識份子對時局的不滿與批判所寫的手稿《寄鶴齋集》、《寄鶴齋乙未以後披晞集》、《寄鶴齋詩草乙未以前謔躑集》。

二、日治時期，文人結社所創的刊物，含傳統文人為維繫漢文而於 1919 年組織「臺灣文社」，並創刊臺灣第一本漢文雜誌《臺灣文藝叢誌》；1931 年莊遂性、賴和等人籌組「南音文藝雜誌社」，隔年創刊的漢文雜誌《南音》；1934 年張深切與賴明宏等成立「臺灣文藝聯盟」，並發行中、日文雜誌《臺灣文藝》，以及可視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化與社會運動重要文物的「臺灣文藝聯盟」牌匾及 1924 年「張深切徒步旅行之名入題字錄」真跡墨

寶；被周華斌 (2014: 118) 陳述為 1930 年代「臺灣超現實主義系譜中的先驅」的《風車》詩刊；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論爭重要發表園地的 1933 年《臺灣新民報》；從小定居於臺灣的日人西川滿等於 1939 年組成「臺灣詩人協會」，並發行日文雜誌《華麗島》，後於西元 1940 年另改組為「臺灣文藝家協會」及創刊的《文藝臺灣》；1941 年創刊的《民俗臺灣》，刊載了當時有關於庶民生活文化點滴；1941 年張文環等人為與西川滿的《文藝臺灣》對抗，發起成立「啟文社」，並創刊《臺灣文學》，成為臺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發表園地。

三、國民政府來臺之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便於接收和統治臺灣而創

的機關刊物《臺灣月刊》；倡議獎勵推動反共文學的出版品《文藝創作》；反共盛行時期企圖導入自由思潮的《文學雜誌》及反威權的《自由中國》；1957年由鍾肇政發起並負責油印寄發的戰後臺灣作家第一份聯誼性通訊刊物《文友通訊》；1960年代現代主義興起的詩刊《現代詩》、《藍星》、《創世紀》，以及《臺灣文藝》、《笠》、《純文學》、《文學季刊》等等。

四、1980年代，延續了鄉土文學論戰的統獨論戰，促使「臺灣文學」得以正名，臺語文學亦隨之興起，一些相關刊物如《TGB 通訊》、《臺灣語文月報》、《臺語文摘》、《臺文通訊》、《臺文 BONG 報》。

五、影響 30 年代中國上海文壇的臺灣作家劉吶鷗作品〈永遠的微笑〉電影腳本，及其 1927 年於上海所書寫的閱讀筆記及文友活動紀錄的「新文藝日記」。

六、白色恐怖時期見證 1949 年「四六事件」的毛文昌「不起訴處分書」；因「大力水手漫畫」事件而遭受冤獄的柏楊，於獄中閱讀歷史資料的相關筆記之一《正史列傳彙抄》；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的呂秀蓮，獄中寫在衛生紙上的《這三個女人》部分草稿，以及姚嘉文於獄中完成的《臺灣七色記》稿等等。

七、其他以其創作文類具有時代意義者，例如醫師葉炳輝（筆名葉步月）於戰後初期所出版的日文偵探小說《白晝の殺人》，以及 1950 年代末期所創作具有大河小說規模的《七色之心》。

從臺文館蒐藏文物內容來看，可以反映出作家生活時代的社會氛圍及作家所思、所參與的文學結社與活動，以及所交遊往來的對象。雖然所典藏的許多圖書期

刊類也許並不少見於研究學者家中的藏書，但以其除了典藏入庫，歷年來更提供館內展覽之用，從常設展「臺灣文學的發展」、「臺灣本土母語文學」、「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各個主題展到捐贈展等（黃冠翔等，2014），讓參觀民眾可以透過展覽的內容，有系統地一窺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物及其文化意義。

臺文館的典藏從蒐藏對象的廣度以及蒐藏內容的多樣性，的確是有別於其他的資料中心、圖書館或紀念館。況且以其博物館的特性，透過展覽與教育活動，更能將臺灣文學的內涵與研究成果，推廣於廣大民眾間，這是其他臺灣文學蒐藏家、學術研究中心或圖書館所無法企及的。文學所呈現的內容，對一般人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雖然文字本身是熟悉的，但文字所描述的內容則可能是熟悉的，也可能是陌生的，不盡然與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相同，也因為這樣的特質，可以滿足民眾的求知慾與好奇心，開啟了博物館與民眾的對話空間，臺文館的各種文本蒐藏（不論是手寫的手稿、日記、信札等，或是印刷產出的圖書、期刊、相關資料等），皆可進一步開啟民眾閱讀動機的能量。

雖然博物館進行蒐藏時並無法蒐集到全面性的物件，也無法反映當時代的所有社會文化面向，但以博物館的蒐藏具有「眼見為憑」的說服力，讓文物本身述說自己的故事，讓觀者透過實物閱覽而產生個別的解讀與心得，因此博物館的蒐藏絕對是博物館發展的基礎，也是彰顯博物館特質的核心要素。

從葉石濤(1987)及陳芳明(2011)所整理的臺灣文學史論述中，皆表達出臺灣文學的歷史記憶有其獨特價值與主體性，從日治時期新文學發展的脈絡，以及國民政府來臺後的發展，不同階段的政治權力與語言政策，都讓臺灣文學具有非常獨特的歷史記憶，上述臺文館的典藏正可以作

為臺灣文學史研究的佐證，如同陳芳明(2011: 24)所述：

臺灣文學經歷了戰前日文書寫與戰後中文書寫的兩大歷史階段。在這兩個階段，由於政治權力的干預，以及語言政策的阻撓，使得臺灣新文學的成長較諸其他地區的文學還來得艱難。考察每一歷史階段的臺灣作家，都可發現他們的作品留下了被損害的傷痕，也可發現作品中暗藏抵抗精神。從這個角度來看，要建構一部臺灣新文學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因為政治因素，臺灣文學所使用的語言一再被迫修改，從日治時期的日文為強勢語言，到國民政府來臺的「國語化」，都一再排擠臺灣已有流通的各種話語。在日治時期的新文學運動中，甚至有因為日文的移入及一般民眾無法親近傳統古典文學，而有採用臺灣話文來書寫的主張。因此，臺文館的各種文本的典藏，除了展現各歷史時期的文學印記，也留下了各階段語言使用的足跡，藉著實體物證，充分讓臺文館具體成為一個可以讓「民眾反省歷史、凝聚民族情感與建構認同以及集體記憶之場域。」(陳佳利, 2007: 17) 臺灣文學的典藏，正是來自於許多文壇前輩所留下來的點點滴滴，透過許多片段的保存，加以爬梳整理，努力還原較為真實的臺灣文學歷史。

博物館蒐藏的物件除了可以反映物件所產生當時的社會文化，也可以反映博物館進行蒐藏當時社會文化的氛圍，如同林崇熙(2009: 26)所說的，是一種與社會

的意義連結而成的「對話式論述」。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臺灣意識的再度抬頭，今天的臺文館典藏的樣貌可能有所不同，或許就不會這樣重視臺灣文學前輩的相關作品文物。《寄鶴齋集》、《寄鶴齋乙未以後披晞集》、《寄鶴齋詩草乙未以前謔躄集》、「臺灣文藝聯盟」牌匾、「張深切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風車》、連同日治時期第一本集結成書的歌謠紀錄的《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楊達於日治時期所創作具社會主義與人道關懷代表性作品〈模範村〉，作為臺文館第一批提報文化部申請通過的「重要古物」<sup>8</sup>，印證了臺灣文學前輩的相關作品文物確實已得到應有的肯定。

作為歷史物證，博物館的典藏需要靠許多機緣促成，往往不是想蒐集什麼便可以達成目的，除了要先確目標物件仍存在於世，並未消失於滔滔歷史洪流中，也需要人脈、人情的運作，才得以蒐集到物件，而蒐藏政策、意識型態立場、經費等等因素，也都會造成不同的典藏選擇，因此博物館的典藏有時會被質疑其客觀性。但是臺文館的蒐藏以文本為主，透過不同立場的文本文字交相印證，得以洞悉作家內心幽微之處，文學歷史的再現度相對是比較高的。作家所留下來的作品，以文字承載個己與時代的感情，亦即其內心曾進行過的波濤，透過各種文字表述，必然反映出作家真實的內心世界與作家所處的社會文化大環境，不論是順勢的、猶豫的或是逆行的，都可以從各種形式的文本中透露出來。

## 結語

從臺文館設置的歷史來看，配合早期

<sup>8</sup> 這 8 組文學文物於 2013 年由文化部公告為重要古物。

的現代文學資料館的倡議，而有《文訊》雜誌社製作相關議題的專輯，專輯中有學者專家與作家分別表達其期待與理想，其中多有文學資料齊全蒐集的期許。後來確定設置為文學博物館，並以臺灣文學史的脈絡為依據而開始進行蒐藏，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臺以迄於今，蒐集了各階段的作品，包含有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民間文學，也包含了不同語言別的作品，涵蓋了臺灣文學的各種面貌。就臺文館的蒐藏徵集文物來看，除了包含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各種文學印記，同時也致力於蒐集日治時期作家及文學社團的資料，讓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得以實體呈現給一般大眾，並得到公正審視，以填補臺灣文學史上曾有過的空白。

觀其典藏內容，雖然有些面相可能不及於一些學者專家的藏書，但其數量及廣度絕對具有相當的份量，加上透過博物館的展示功能，向一般民眾展現臺灣文學的各種視角，不論是從作家的角度或是學者專家的角度，都可以讓民眾更加認識與親近臺灣文學。因此，作為文學專業博物館的臺文館，它是臺灣文學史料資料館，也是文學研究中心，也是作家作品的窩，更

是臺灣全體國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臺灣文學學科發展至今，已建置相當的理論架構，臺文館蒐藏的範疇亦循著臺灣文學史發展的脈絡去進行，其中政治與語言的議題，是臺灣文學史發展上不可分割的議題，臺文館的蒐藏足以反映這個事實，透過館內無數個相關的展覽，的確也呈現了這個事實。

以文本為主要的典藏內容，文字可以彼此交相印證，因此相較於其他機構，臺文館更能透過其典藏來呈現臺灣文學的多重樣貌，從作家細微的內心思維到大環境的社會文化現象，皆映照於多樣語言文字載體之中，或深情含蓄，或血淚澎湃地刻下痕跡。作為博物館裡的臺灣文學典藏，從蒐藏宗旨與蒐藏範圍來看，確實顯現了以臺灣作為主體的蒐集策略與方向，而且是以臺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為執行蒐藏的依據。

## 誌謝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本文得以更臻充實與完善。

## 參考文獻

- 于國華，1997。現代文學資料館籌設過程，文訊，144: 26-28。
- 周定邦、林佩蓉、陳逸凡、陳慕真、趙慶華編，2012。神與物遊：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精選集（三）。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周華斌，2014。《風車》第3輯，臺灣文學館通訊，45: 118-119。
- 林佩蓉、周華斌、許素蘭、許惠玫編，2011。美不勝收：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精選集（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林佩蓉、許素蘭、趙慶華編，2010。文無盡藏：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精選集（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林崇熙，2009。跨域建構·博物館學。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林瑞明，2003。一起打造臺灣文學的家，聯合文學，19(12): 30-32。
- 林瑞明等，2014。觀瀾所源：館務十年。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秦賢次，1992。我夢想中的現代文學資料館，文訊，83: 15-16。
- 張錦郎，1992。對「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館」的期望，文訊，83: 18-20。
- 張默，1992。晨耕夜讀兩相宜，文訊，83: 17-18。
- 陳佳利，2007。被展示的傷口：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筆記。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 陳芳明，2011。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黃冠翔等，2014。競秀爭流：展覽十年。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楊文雄，1992。軟硬兼施·動靜兼備，文訊，83: 20-21。
- 葉石濤，1987。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 鄭蓮音，2009。國立臺灣文學館之蒐藏執行，檔案季刊，8(3): 104-112。
- ，2011。《文學，誰典藏了文學》，頁：10-18。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隱地，1992。冷冷的資料庫·熱熱的文學心，文訊，83: 23-24。
- 龔鵬程，1997。「現代文學資料館」的工作與定位，文訊，144: 29-32。

#### 作者簡介

鄭蓮音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

## Looking at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Lienying Cheng\*

### Abstrac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operation since October 17, 2003, endeavors to collect literary heritag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 collections mainly include literary works, as well as documents and objects related to Taiwan's writers and literary societies,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o the postwar period.

To allow the works of writers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o receive fair attention and exposure, free from the barriers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the Museum has made an effort to collect text documentation related to writers and literary societies of that time. The Museum also collects literature-related records in its attempt to present the diversity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visitors with substantive material evidence to recall Taiwan's literary history and form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aiwan.

Keywords: literary museum, collections

\* Collections Manager and Registrar,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Divisio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E-mail: [lienying@nmtl.gov.tw](mailto:lienying@nmtl.gov.tw)